

# 枪口朝下

■郑蜀炎

不好丢的是命。因此，连队当时有“两不”是雷打不动的——枪不擦好不吃饭，枪不保养好不放假。

我们训练执勤回到营房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枪上的尘土、雨水擦拭干净，然后再去食堂。

每个星期天(当时还没双休日)的上午8时至9时，我们就开始保养枪。所谓保养，就是要将枪的主要机件卸下来，检查有无受损情况，然后上油、擦净。(注意，这是两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先是上枪油，然后擦出丝滑而绝无油腻的手感。因为枪膛枪机里的油如不擦净，便容易沾灰落土，有可能影响射击。)待完成这些程序并等连队干部逐一验收合格后，才开始安排其他活动。

“人生中第一次流眼泪的理由也许微不足道，然而当时，对一颗没有准备的稚嫩的心来说，却疼痛难当。”记不清这句话出自哪一本书了，但我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人生“破防”的眼泪，就是因为枪。

那是在连队的第一次实弹射击。其实通过新兵营的训练，我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标尺三”的射击了——瞄下沿打中央。可那天听班里的李老兵一说，就心动了：要打出有突破的成绩，还是要用“标尺一”——瞄哪打哪。

毕竟是新兵，难免紧张，直到3发子弹打罢才想起标尺已改变。一下子气也喘不匀、手指也开始发硬，射击的忌讳全都犯了。成绩可想而知，不及格。好在连长给了个台阶，让我补打3发，尽管不计入成绩，但还是证明了我是一时失误而非训练偷懒。

虽说耳鬓厮磨这个词脂粉味太重，但我当时的确是和枪成天黏着、贴着、磨着。应当说，边关军旅的记忆，其实就是军营里一个人和一支支枪的故事。

前面提及的李老兵，是苗族人，叫李庭学。之所以今天还记得这么清楚，也因为和枪有关。

李老兵对枪的喜爱称得上痴迷二字。“想当神枪手勤学苦练是好事，但是……”班长只表扬了一句就开始“但是”了，“一脑袋全是偏道斜岔。”班长批评得没错，比如，射击前他总要划火柴熏

标尺，说是熏黑了才不会因为反光影响瞄准；再比如，某次看电影后，他就仿照银幕形象开始琢磨“腰枪”——枪贴在腰部不瞄准直接射击；他还有点洁癖，特别爱洗枪背带、子弹袋和手榴弹袋，以至于洗得几近发白。生活不是很讲究的班长可没客气：夜间作战，凭你就是最先暴露的那一位……

这些都不算啥，更绝的是他发现了军营中的一个普遍规律——大小只要是个领导，枪口必然朝下。干部佩带手枪自不用说，正副班长装备的是冲锋枪，背的时候也是呈枪口朝下状。而战士一般是半自动步枪，枪一上肩全是枪口朝上。本来谁也没有在意的，由于他成天嘀咕，使得我们连队对班以上的领导有了个新称谓——“枪口朝下的”。

我到连队不久，不知怎么就遇到一件好事——被挑出来去参加军区办的参谋集训队。因为学的是一些军事理论和参谋技能，所以参训的大多是干部，少数战士也是准备提干的老班长，当然一色的“枪口朝下”，唯有我是个只有半年军龄的新兵，背一支步枪单枪匹马地“枪口朝上”而去。

李老兵大呼“好机会”，让我去换一支冲锋枪。但偏偏我觉得这才能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弄得他一面叹气一面说我没大出息。

心有一念便念念不忘。就这点事，李老兵天天琢磨着。他喜欢下雨执勤，因为雨天为防止枪口进水，步枪一律倒着背；他还喜欢站夜哨，因为晚上没人管他的枪是倒背还是正背……

遗憾的是，临到退伍，他也没真正做到“枪口朝下”。最后补救的一招，便是趁地方照相馆来拥军服务，借班长的冲锋枪照了一张相。几天后，照片送来了，他一看就大叫“完蛋”。全班人凑上去一看，都哄笑起来。原来，照片中的他摆出个冲锋枪横挎胸前的姿势，威风是威风了，却忘了“枪口朝下”这事了。

几年后，我调到机关当参谋，配发了手枪，也就是李老兵说的“枪口朝下”了。时间流逝，那个成天念叨着枪口朝下的李老兵在我记忆中已渐渐淡去。直

到那一年，部队拉练驻训碰巧来到他家乡的苗岭山区。

虽是偏远山区，民兵却很正规。我们机关临时住的大队部，24小时有民兵站岗。那天我从大门一过，便听有人喊“老郑”，扭头见是站岗的民兵，再定神细看，竟是李老兵。他一身自家织染的蜡染粗布衣裤，手持一支火药枪(当地俗称“铜炮枪”)。虽然我们都不太善于表达，但那一刻眼眶还是热热的。直到他开口说了一句话，我才找回了当年的感觉。

他说：“我早说过，你一定会真正‘枪口朝下’的。”

我说：“你更凶哦(苗语厉害之意)，朝上朝下谁也不管不着了。”

他一脸懊悔，掂了掂手中那杆要从枪口填塞火药和铁屑的火药枪：一朝下里面的火药就漏……

说话间，换岗的民兵来了。李老兵说要去村外转转。我知道他的心思，便背上枪一同出去。到一片小山坡上，他朝我的腰瞄了半天，说要看手枪。出于军人对武器的本能，我掏出枪后先卸下弹匣，再拉枪机检验枪击发，待这套程序做完，他的脸也板上了：“牛个什么，你枪口朝下了，可你敢放一响听听？”说着，他端起火药枪“轰”的就是一枪。

说实在的，我的确是不敢乱放，只能求他让我试试火药枪。他开始神气起来，讲解半天瞄准击发要领后，才重新填装好火药，把枪交给我，让我体验了一下耳朵轰鸣、火药呛人的感觉。

数日之后，部队开拔，我和民兵队列中的李老兵，彼此挥了挥手，无言亦无泪。但在这条山间小道上，我头一次体会到一种怅然若失的滋味。

从此，已是几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听到李老兵的消息。如今山区保护环境、封山禁猎，想来他在家乡的大山里，枪肯定也是用不成了。假如能再见面，不知他关于枪口的问题，还会冒出什么说法。每每想到这些，我总会为我们昔日的年轻、纯真和情感发出会心的微笑。

曾记否，我们那些属于钢枪的青春……

##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高海拔的西藏边防线，是一片冰雪世界。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了这里特殊的气候特色：四季无春。

即使到了内地春暖花开，姑娘们身上的裙衫如彩蝶般飘飞在街头的时候，这里依然银装素裹、寒雪飘飘。有“老边防”打趣说，高原的冬天就像一位贪睡的老人，一睡就是半年，“春姑娘”怎么也叫不醒它。

尽管漫长的冬天挡住了春的脚步，但在戍防官兵心中，春天从来没有缺失过。

那年3月，我到位于西藏边防线的西端的哨所蹲点采访。此时已是初春时节，但哨所官兵依然穿着棉大衣、毛皮鞋，顶风冒雪守卫在哨位上。

走进哨所，我发现一个别样的景观。在哨所的窗台上，有序地摆放着一些军用食品罐头盒，罐头盒上还蒙着塑料布。我问这些罐头盒是用来干什么的，哨长眨眨眼睛，用神秘的口吻告诉我：“种春天！”

一句“种春天”，顿时引发了我的好奇。在我的追问下，哨长向我讲解了“种春天”的含义。

原来，这些罐头盒是官兵从炊事班捡来、稍加打磨后制作的简易花盆。开春时节，他们会揭开罐头盒上的塑料布，松动土质，撒上花籽，开始种植花卉，同时也种下一个美好的期望。

“种春天”的要领是“种”。花籽是头年就准备好的，粒粒饱满。花土是从山下挖回的腐殖泥，松软潮湿，利于植物生长。花籽发芽后，得用温水将多种维生素丸浸泡成营养液进行滴灌，以提高成活率。哨所昼夜温差大，为了保护这些娇嫩的花苗，官兵白天把花盆置于太阳下，晚上则搬到宿舍里保暖。如此精心呵护，只为一个心愿：在寒冷寂寞的雪山之巅，种出一片灿烂的春天。

对官兵的这份浪漫追求，我十分欣赏。由于蹲点时间短，我没能参与到“种春天”的行动中，但对“种”的结果充满期待。

转眼4个多月过去，我再次来到这个哨所采访。目光所至，让我大为惊艳。只见罐头盒里，一簇簇鲜花正在阳光下热烈绽放，五彩缤纷，璀璨夺目。我细数一下，竟有12盆之多。这12盆花，犹如12朵从天边飘来的彩云，给孤寂的哨所平添了几分生机与诗意。

哨长介绍，他们种植的花是一种高原野花，当地人叫它格桑花。因为盛开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所以官兵又叫它“太阳花”。

“太阳花”落户哨所，让官兵很有成就感，也给他们的戍边生活增添了不少生机。巡逻执勤之余，大家聚在花前，细数花朵数量，品味花的幽香，欣赏每一朵花不同的美丽之处。有时周末哨所还举行“赛诗会”，以雪山、哨所和花为题，吟诗抒怀、激扬文字，其乐无穷。

赏花之余，官兵还不忘在花前拍照留影，将照片寄回家乡，让亲人们分享这份喜悦。还有的战士将风干的花瓣夹在信中，寄给远方的心上人，让她倾听雪山上哨所“花开的声音”，感知冰峰上那一腔澎湃的热血。

官兵的这种浪漫情愫，让我深受感染和鼓舞。我为雪山哨所与春天成功约会而喝彩。不过，作为一名高原军人，我深知这份幸福来之不易，更明白这种浪漫是以艰苦奉献为底色的。在与官兵交谈中，我了解到“种春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个哨所是祖国的边防前哨，不仅地处高寒缺氧的雪山之上，一年中还要经历长达半年的大雪封山。上世纪60年代，迎着嘹亮的进军号角，英勇的解放军官兵突破冰雪封锁，将五星红旗插在了这里。从此，一批批官兵以风雪为伍，以哨所为家，在雪山上顽强地扎下根来。

在这个与春天绝缘的风雪哨所里，官兵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外界无人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哨所指导员的妻子从四川来部队探亲，经上级批准，成为第一个登上这个哨所的军嫂。看到哨所官兵因高寒缺氧和长期缺乏维生素，个个面庞黝黑、嘴唇乌紫、头发稀疏、指甲凹陷，她一阵心酸。听说有一位战士守哨3年，没见过鲜花和绿树，退伍下山时竟抱着一棵绿树哭成泪人，她禁不住泪流满面。在回家的路上，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这些为祖国人民守护四季、守护平安的人看到春天的景色。

# 罐头盒里「种春天」

■刘励华

这位军嫂是一名教师，心灵手巧，喜欢种花。她最喜欢的花是吊金钟，花色鲜艳，花期较长，花筒倒挂似钟，又像红灯笼，寓意平安、美好、祝福。经她培育的吊金钟，堪称艺术品。

第二年夏天，这名军嫂带着一盆盛开的吊金钟，再次踏上高原。收到这份特殊礼物，哨所官兵十分感动。有不少战士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花，觉得很新奇，下哨后纷纷围观观赏。看到花筒在微风中轻轻摆动，有的战士说这是“花仙子”向他们表示问候，也有的说是远方的亲人在叮嘱他们守好边关。围绕花语猜想，官兵展开丰富的想象力，给出了几十种答案。一时间，哨所充满了欢乐。

然而，由于哨所气候寒冷，吊金钟不到两个月就冻死了。见此，官兵脸上的惆怅之情溢于言表，指导员的心头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夜里，他辗转反侧，琢磨着如何采取科学办法，让“春色”在哨所多停留些时日。

不久，他利用到拉萨开会的机会，专门寻访了当地一名藏族老花匠。老花匠告诉他，高原上有一种植物，能在石缝里发芽、墙缝里开花，它就是格桑花。只要阳光充足、空气干燥、土壤适宜，格桑花就能开出美丽的花朵。临别时，老花匠还送他一包花籽，并教给他种植方法。

回到哨所，指导员带着几名战士从炊事班捡来一些罐头盒，在里面放上花土，撒上花籽，按照老花匠教的方法培育。果然，到第二年春夏之交，罐头盒里长出了花苗。在夏日阳光照耀下，格桑花开得格外灿烂。这以后，每年的夏季，哨所都会迎来一个迟到的春天。

在西藏部队工作期间，我曾多次到访这个哨所，见证了哨所“种春天”的成果。令人欣喜的是，在官兵的努力下，罐头盒里不仅长出了格桑花，还有龙胆花、三色堇草等适宜高原高寒地带生长的花卉，哨所的春色越来越丰富多彩。为了解决新鲜蔬菜缺乏问题，炊事班的战士还用罐头盒种出了小白菜、菠菜、韭菜、蒜苗等，青翠欲滴，郁郁葱葱。这些嫩绿的蔬菜，不仅给官兵提供了视觉、味觉的双重享受，也让“种春天”的内涵不断拓展。

一花一草总关情。每一朵花的盛开、每一棵苗的生长，都是生命的律动。在罐头盒里“种春天”，让我强烈感受到官兵对生存环境的不屈、对边关的热爱、对使命的忠诚，也让我更加理解了“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在“四季无春”的边关，官兵心中永远住着一个春天。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枪横沙场血染红，弹雨啸西风”“冷面寒枪不无泪，男儿豪情尽笑归”……

其实，那天我已经背熟了几句诗，准备在发言时慷慨一番的。没想到，并没有派上用场。

我们这个单独执勤的小连队，连直辖班，中间没有排。人少哨位多，再加上老兵退伍走了，所以我们这些新兵下连的头一晚，就得跟着班长上岗。

站岗当然得有枪。于是，我手里就有了真真实实的枪与弹，少年时的梦想即刻成为沉甸甸的现实。遗憾的是，这个过程一点仪式感都没有，起先背好的诗全都憋在了肚子里。

班长将装有100发子弹、4枚手榴弹的弹袋和一支半自动步枪朝我刚摊开的背包上一放，目光炯炯地说：今天起，它归你，你也归它了。你这兵当得咋样，就看你和它处得咋样。

那一刻，我脑子里竟没有涌现出背熟的诗句，也没有回响起“枪是战士第二生命”等警言，而是在忙着计算——手里有了这枪这弹，我能够对付多少敌人？

班长的话没错，从那天起，枪归了我，我也归枪。冰冷的钢铁枪身，常常把我的体温加热。那些日子部队抓战备，要求枪不离身。所以，每天除了上厕所、吃饭、洗澡、打球等时间可以暂时不背，其他时间枪就没有离开我肩头。

宿舍的床前没有床头柜，因此我们在睡觉时要把枪靠在床头，按照枪、子弹袋、手榴弹袋的顺序依次挂置，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右手抓枪、左手抓弹药冲上阵地。只要是作战勤务连队的战士，新军装洗三五次后，就得给肩头打补丁了——粗糙而坚韧的帆布枪背带几乎不间断地摩擦，哪有不破之理。所以，当时在每年军装换旧换新时，按一定比例留下一些作为补丁用，已是惯例。

与之不同的是，上级定期下发的擦枪布，却是崭新的粗白布。按班长的说法，衣服补丁最多是丢面子，而枪保养



山中人家(中国画)

陆千波作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 大坡情

■宋伯军

用石头子儿铺就的这条坡路  
一头系着成长 一头拴着憧憬  
五湖四海在这里汇集  
践行着为祖国铸造利剑的光荣使命  
青春在这里跳跃  
梦想在这里启程  
一条坡路连着你我他

在激情岁月里燃烧着浓浓的大坡情

齐步正步迈开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步  
消息立正养成了军人高尚的品行  
军号声声  
吹响了勇往直前的进军号角  
哨声阵阵  
集合，一起去迎接充满希望的黎明

多少次迎来送往  
多少回泪眼蒙眬  
欢迎的喜悦与送别的难舍  
总是在这条路上  
再看一眼吧  
这走过多少回的大坡路  
用心记下  
这陪伴你多少个日夜的良辰美景  
便于回味之时能够再入梦境  
这小小的一段坡路

也伴随着时间流逝  
会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但会永久地珍藏在我的心间  
无论  
角色如何转换  
岁月如何变迁  
永远改变不了的  
是我的大坡情

骄傲啊，自豪啊  
因为我是大坡上的一个兵

### 忠诚的卫士

■峭岩

一杆枪，一支队伍  
一片钢铁滚动的火森林

一条奔腾向前铁的熔岩的河流  
意志和理想浇筑的大脑  
剑刃和锋芒夯实的身躯  
穿过沧桑岁月、时代风雨  
依然朝气和年轻  
走在这支队伍里，顿时  
我有了天空般的爽朗  
那光从八方拥向我  
比珠穆朗玛的山体还壮实  
比大海还辽阔的胸膛  
头颅里有一颗清醒的靈魂  
脚下有一条路不曾迷茫  
月光照耀我的铠甲  
军旗是我永不落的太阳

一身田野的绿，一副英雄的模样  
它凝聚了一个民族苦难加奋起的神话  
它是祖国血泪和笑声写成历史的缩影  
它屹立在时代的洪流里  
是一个民族最坚硬的骨骼